

原来如此的对谈

当你自由的时候，你的人生才真正属于自己。

[日] 河合隼雄 吉本芭娜娜 著 余梦娇 译

なるほどの対話
河合隼雄 吉本ばなな



原来如此的对谈

[日] 河合隼雄 吉本芭娜娜 著 余梦娇 译

なるほどの対話
河合隼雄 吉本ばな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来如此的对谈 / (日)河合隼雄, (日)吉本芭娜娜著; 余梦娇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8

ISBN 978-7-5596-1983-9

I. ①原… II. ①河… ②吉… ③余… III. 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5275号

Naruhodo no Taiwa (Kawai Hayao Shi tono Taidan) by Banana Yoshimoto, Hayao Kawai
Copyright © 2002 by Banana Yoshimoto and Kayoko Kawa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NHK Publishing, Inc. in 2002.

Re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in 2005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ZIPANGO, S.L., and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and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中文版权 © 2018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经授权,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号: 01-2018-2444

原来如此的对谈

作者: [日]河合隼雄 吉本芭娜娜

译者: 余梦娇

责任编辑: 牛炜征

选题策划: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特邀编辑: 季易达 叶启秀

封面设计: 苏哲 刘倩

版式设计: 黄巧玲

责任校对: 绳刚 曹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34千字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7.25印张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983-9

定价: 3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目 录

一、青年、羁绊与今日日本 / 1

童年 / 4

家庭 / 13

年轻人的感性 / 20

认真与深刻 / 27

土地的力量 / 32

复杂的衰老问题 / 37

无法放任不管的社会 / 40

关西人与江户人 / 45

语言与优雅 / 48

羁绊 / 58

作家的位置 / 63

世俗的压力 / 67

决心 / 75

创造力 / 79

生于这个时代 / 84

二、往来书信“请回答我的问题” / 89

三、工作、时代、未来 / 105

生而为人 / 107

家庭问题再探讨 / 112

心灵治疗的可怕之处 / 120

无法成为大人 / 124

“自我实现”的误判 / 128

英语、日语、其他语言 / 132

偶然性与生存 / 141

在流逝之中 / 149

入门的技巧 / 154

长笛授课 / 166

原来如此的对话 / 176

小说拥有的力量 / 185

只能如此 / 193

没有终点的道路 / 202

对谈结束之后 / 211

河合隼雄：被纯粹性所吸引 / 213

吉本芭娜娜：一生的宝藏 / 216

文库本后记 / 221

一、青年、羁绊与今日日本



吉本：虽说是来做对谈的，但我其实什么都没准备。本来想读了河合老师的书，然后去心理咨询现场体验一下，但又觉得那只不过是半吊子的准备而已，就放弃了；放弃了以后该怎么办自己也没头绪。虽然一旦习惯了对谈这种方式，花时间就能说够需要的字数，可毕竟是要集结成书，我会用尽全力不说假话的。

河合：我可是用尽全力在说假话。

吉本：那不是正好！

河合：对！正好。

童年

河合：我想先聊聊吉本小姐的童年。有什么关于童年的记忆吗？
小时候是什么样的？

吉本：我的记忆开始得很早，最早应该是三岁时的某一天，记得特别清楚，我跟爸爸在邻居家门口逗他们家的鸭子玩。

河合：三岁就开始记事确实很少见。

吉本：而且居然是关于鸭子的，这也很少见吧？

河合：那之后呢？

吉本：之后就是幼儿园了吧。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是个很野的住在平民区的小孩。我出生在东京的平民街——文京区的千代木，真的特别野。整天踩着竹马¹。虽然踩竹马本身没什么稀奇，但以现在的眼光看还是挺难得的回忆。到最后，我都能踩上比我本人还高的竹马了，大家都像忍者一样在屋檐上跳来跳去，而且父母和周围的大人们居然也不阻止我们。我有时候甚至觉得那简直像做梦，但确实不是梦。

河合：好有趣。

1 日本小孩的一种玩具，类似于高跷。（译者注，下同）

吉本：确实很有趣。明明是东京却像是山里一样。

河合：明明吉本小姐的父母都是那样的人，却……

吉本：估计他们觉得反正其他小孩也都在玩儿，所以无所谓吧。

河合：跟我小时候挺像的，小孩有他们自己的世界，父母其实没法介入。我们有自己的“孩子头”。

吉本：对对对。

河合：（笑）

吉本：总之我完全是野生放养状态，乱骑自行车啦，闯入废屋啦，在地上挖洞啦，之类的。

河合：刚才“野”字被提了好多次。现在的小孩最缺的就是野性了吧，这种缺少野性的童年非常可惜。

吉本：其实如果让我现在去回想当时，自己有很多次都差点没命。我和姐姐很随意地玩耍的时候，其实一不小心就会没命，每天都在那种现在想想就会脊背发冷的状态下撒欢。

河合：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可怜，无法体会。

吉本：是啊。手上带着伤玩泥巴，这种事现在绝对不会有。

河合：无法想象。

吉本：真的很不一样啊。虽然如果别人问“那时候真就那么好吗”？我会觉得其实也没那么好，但直到现在遇到要做决定的时候，我都会回想起当时在屋檐上跳来跳去的心情，那种“根本没空考虑什

么平衡不平衡”的心情。说是习惯了也行吧，总之这样想恐惧感会减少。感觉可能会出事故的时候就会这么想。

河合：那你学习怎么样？

吉本：我学习其实特别厉害。没有怎么努力但就是很好，当时觉得“我真是太聪明了”。但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突然变差了，一直延续到现在。

河合：为什么突然变差了？

吉本：可能不努力自然会变差吧。

河合：那父母怎么说？

吉本：特别失望。因为他们原本希望我进那种大小姐的学校，然后顺利考上一流大学的。

河合：那当时没有努力提高成绩去考好学校吗？

吉本：完全没想过。

河合：这样啊。

吉本：我那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当作家了，所以觉得“为什么要学数学啊”。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这样，觉得没学真是太好了。

河合：从那时候就决定要当作家？

吉本：是的。

河合：是受父亲的影响吗？

吉本：倒和父亲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几个懂事以后，姐姐特别擅

长画画，说以后要当漫画家。我就想既然姐姐要当漫画家，那我就当作家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自然地决定了，但当时确实没有半点犹豫。

河合：这样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写故事了？

吉本：最早开始写应该是小学三年级。

河合：这么早！有给谁看过吗？

吉本：给当时的朋友看了。因为是恐怖故事，对方一个劲儿说“好恐怖”。

河合：鬼故事之类的吗？

吉本：要说是鬼故事吧，倒更接近悬疑推理、离奇失踪什么的。不过好像鬼也稍微写到一些。跟现在的风格挺接近的。

河合：青春期的时候呢？

吉本：到初中为止过的都是很野的平民区生活吧。姐姐也很野，所以整个人都很自由，直到初中三年级都感觉每天没有任何事情做，无聊又开心。但是高中完全是另一个状态，我到最后也没能适应高中的制度。虽然算是长大了，但又没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像是一种不彻底的自立状态，不论怎样我都无法认同这种状态。自己心里适应不了，高中时期特别黑暗。整天在睡觉，自己都觉得除了睡觉什么都不会。

河合：睡到哪种程度？

吉本：非常夸张，就算去了学校也一直在睡。我成了作家以后，有人去采访当时的高中老师“吉本高中时候是什么样的”，结果老师

说“我只对吉本的这里（指着头顶）有印象”。（笑）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困。

河合：那些逃学的学生里也有特别嗜睡的。说是什么“发作性睡眠症”¹，其实那是医生的误诊。有个孩子历史课的时候睡着了，接下来上课的老师进来问“你什么时候开始睡的”，他居然回答“镰仓时代吧”。（笑）睡得昏天黑地的小子到我这里来，好好地疏导之后也会慢慢好起来，只是一时被当成病了。所以这种情况我特别了解。吉本也是从早到晚一直在睡吧。

吉本：对啊。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好不容易清醒了，但一回来立马又睡。一直睡到吃晚饭，到了晚上还能睡着。

河合：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吉本：整个高中三年。

河合：那真是“三年寝太郎”³啊。我特别喜欢“三年寝太郎”的故事，民间故事，听过吗？

吉本：嗯，结局很好。

1 一种不正常的睡眠。白天无法抑制困意，夜晚却不能入睡。据分析，病因是脑干网状体的醒睡调节机能出现障碍。

2 日本的历史分期之一，1192—1333年。

3 日本的民间故事。一个名叫“寝太郎”的男子连续三年都在睡觉，有一天却突然起来疏通河道，灌溉村庄，解救了旱情。原来三年来他只是在思考如何在干旱时解救村庄。

河合：我觉得这种事很常见。有人就是会先睡三年以后再开始努力，没什么好担心的。

吉本：我现在也这么认为。

河合：我也问过那些睡了三年然后开始努力的孩子“感觉怎么样”。对方竟然说“因为已经睡够了，这以后估计都不用睡了”。吉本小姐后来怎么样了？

吉本：我好像继续睡来着。

河合：果然搞创作的人不睡觉不行啊。

吉本：这个嘛，怎么说呢，但也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吧。

河合：外界发生的事情和吉本小姐心里想的事情没有什么关联，所以这恐怕不是你在拒绝与外界发生联系，而是你自己也没有办法。

吉本：嗯。

河合：我经常说“蛹化的年代”，确实是这样，在内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以前有个当了暴走族、性格非常暴躁的小孩也是一样的情况。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暴躁，说“事后想起来也觉得自己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不过，睡成你这样还是太少见了。

吉本：我像是什么都不记得一样，其实很可怕。

河合：那个成了暴走族的孩子也说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

吉本：我理解，非常理解。

河合：有很多人会去偷东西，却说“我的初中时代没有什么特别

值得一提的事情”。当别人告诉他发生过什么时，他自己反而大吃一惊。怎么说呢，他们的记忆就像与别人都不同似的。

吉本：嗯，或许是这样。

河合：不过吉本小姐的父母虽然很担心却也包容了下来。如果轻率地去找医生反倒会出问题。当然遇到好的医生是好事，就怕被诊断成什么“发作性睡眠”。

吉本：这么看，他们确实给了我很多自由。

河合：不过听了我们的对话，可能很多人也能放心了。青春期真的让人捉摸不透。而差别就在于去守护它还是不守护它。抱着多余的担心非要去介入，反倒会把它的“蚕蛹”戳破。

吉本：我那时候的困意完全是不受自己控制的。如果非要我起来，我会非常痛苦。

河合：强制性的非要让你起来是会出问题的。上大学以后还那么困吗？

吉本：在大学里遇到了一个给我很大刺激的朋友。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的导师”。那个朋友明明是个学生却在做生意，大学也是进进出出好几次，是个非常积极的人。这个人对我来说就像一片灰色中唯一的色彩。想着“原来还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啪”地睁开了眼睛。这种一下子捕捉到什么的感觉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河合：但是要想“啪”的一下抓住，不经过长时间的睡眠或许

真的不行。一直睁着眼的人反倒很难去捕捉。长久沉睡的人却拥有敏锐的感官。

吉本：通过睡眠去恢复真的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好像去了很深邃的地方旅行。我睡觉前如果一个劲地想着自己困扰的事情，一遍遍问“怎么办”，早上醒来的时候真的就会知道答案。在梦里，语言自己浮出水面。

河合：嗯，不要觉得只要思考就会有答案。

吉本：在那些实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最后关头……

河合：去睡觉就好。

吉本：这么说的人真的很多，所以睡觉确实拥有再生的力量。

河合：年轻的时候或许还不能理解。我会有必须要写稿子但又什么也写不出来的时候。一边想着不写不行，一边熬夜，结果反倒什么都写不出来。这时候还不如去睡一觉，起来的时候就写得出了。渐渐地就掌握这个秘诀了，现在一到紧要关头我反倒会睡觉。

吉本：紧要关头才一定要睡。（笑）

河合：我写稿子的时候如果困了倒头就睡，睡一会儿再起来继续写。断断续续地睡十分钟、十五分钟。相反，死撑着一小时反倒毫无进展。我工作的地方是榻榻米房间，榻榻米上放着矮桌，背后放着枕头。

吉本：真实用啊。

河合：以前其实放的是《广辞苑》，拿来当枕头用的。（笑）后

来岩波书店出第四版《广辞苑》的时候请我写一个评论。我家孩子特别高兴，调侃说“爸爸你就写你每天都用嘛”。不过第四版如果能做薄一点……（笑）

吉本：“请做得更契合头部的角度，以前的有点厚。”（笑）

河合：因为孩子们都知道我的习惯，所以60岁生日的时候，就送了我一个红色的枕头。不是棉坎肩而是枕头。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些团体活动，有的教学会议得熬夜。什么效率都没有的熬夜，我就这样（头向后倒）睡了三个小时。（笑）

吉本：三个小时还挺长的啊，不算熬夜了。（笑）

河合：醒来以后说：“对不起，我好像睡了三个小时，但怎么聊的还是一样的话题，所以我应该没有睡吧……”

吉本：你也太犀利了吧。

河合：结果所有人都大笑起来。其实爱睡觉的人是很聪明的。我年轻的时候曾通宵打工，却从来没有因为写书熬过夜。因为晚上巡逻的话能领到五十日元，于是我就用这五十日元买了第一部随身听，所以内心还是很感激的。那时候还没上大学。我有为这种事熬过夜，却从来没有为了写书。